

Bashi Niandai Sanwenxuan

1980

八十年代散文选



八十年代散文选

1980

本社选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先法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插图尾花：邱建军

八十年代散文选

1980

本社选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苏州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6 字数 92,000
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266 定价：0.62元

编 选 说 明

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悠久的、光辉灿烂的散文创作传统，展示八十年代散文创作成果，使文学的百花园里更添繁荣景象，我们编选出版八十年代散文选，每年出版一册，本选集是第一册。欢迎读者每年为我们推荐优秀篇目。

本选集的作品均选自一九八〇年的全国各报刊。编选方针着眼于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，真、善、美的统一；以抒情和记事散文为主，同时兼顾题材、风格等方面。所选作品依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。

因编选者水平有限，加以编选时间比较仓促，本选集难免存在不足和失当之处，谨请各方批评指正！

目 录

1	仙女花开·····	丁 宁
11	花蜜与蜂刺·····	秦 牧
21	忆念中的欢聚·····	徐开奎
29	在江汉平原上·····	碧 野
42	天涯归舟·····	赵 赴
54	灯的遐想·····	谢 树
60	小狗包弟·····	巴 金
67	山乡的渡船老人·····	何 为
76	打碗碗花·····	李天芳
84	“天涯”·····	吴伯箫
90	盯梢·····	张 洁
102	蛙声赋·····	熊述隆
108	在斜塔下·····	穆 青
116	可爱的故乡·····	茅 盾
119	小鸟，你飞向何方·····	赵丽宏

128	寄远	肖 林
136	地下森林断想	张抗抗
143	有一个小镇	王英琦
155	瀑布之歌	冯 牧
169	《月季花》序	冰 心
174	落花枝头	谢大光
179	煎饼花儿	马瑞芳
190	地中海的风	刘白羽
198	插柳不叫春知道	黄宗英
201	竹风	邓友梅

仙 女 花 开

丁 宁

阳台上，花花草草，是个美丽生动的天地。茉莉把自己浓郁的香气，热情地散发给客人。

王大爷，又到我家作客。他来的头一件大事，是探望“仙女”——阳台上那盆昙花。

王大爷一进门，脸上的汗珠儿还没顾得擦，就先和我的老母亲一道到了阳台，围着那盆昙花，弯腰弓背，左查右看。那盆花本来貌不惊人，可是近来突然青春焕发，憔悴发干的长叶儿，变得绿油油、水灵灵，显得飘飘洒洒，风姿妩媚。

“真没想到它坐了骨朵，我该没有看错？”

老母亲这么说。

“没错。已经坐了两胎。”王大爷仔细观看之后，坚定地说。

果然，老人们有眼力，在一片肥厚的叶子的边角上，出现了一个象高粱米那么大小的暗红色的小凸包，在另一片短而宽的叶子的尖尖上，也有一个淡绿色的小点儿。

老母亲说：“算来这盆昙花已有二十多岁了，也和咱们这些人一样，经历过风风雨雨。我以为它不能再振作了，竟没有想到又要开花！说起来，你还是它的大恩人呢！”

“不能这么说。”王大爷慢吞吞吐出口中的烟雾。“大恩人是咱们党中央，要不是他们除掉了‘四人帮’，不用说这盆‘仙女’早已变成粪土，就是咱们这两个寿星老儿也早归天了。说千道万，该喜庆的是咱们又赶上了盛世。不是迷信，这‘仙女’花到底有灵性，‘四人帮’时代，十多年它就是没有精神，一个花也不开，现在搞四化，它又开起花来，这不是盛世到来的好兆头是什么？”

早先，我家是住在东城区的一座小楼上。

那时，也拥有一个阳光融融的小阳台。起初，空空荡荡，渐渐地被老母亲辛勤培植的红花绿叶儿装扮了起来，仲夏之夜，那弥漫着的清新、芬芳的香味儿，常常把人从梦中醉醒。

就在那时，友人郑重送来一盆花，说是花，却并不见有花开，只见几片芭蕉状的叶儿，瘦瘦长长，疏疏朗朗，看来有生气，却嫌有点单调。这是什么花？友人答：昙花。啊，这可是名贵之花！只记得刚进南京城那年秋天，听说玄武湖夜间昙花一现，赶紧约了朋友一道去观赏。挤过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，好不容易看了一眼；可就那么一眼，就大饱眼福，它美得实在惊人。从此，心头上对这花留下了一种神秘感。

“这东西属一般仙人掌科，并不难养，只要顺着它的性情培养得法，勤于管理，今年就可以开花。”友人满有把握地说。

我似信非信。当然，盛情难却，便欣然接受了这份高贵的礼物。从此，这盆名花给全家增添了极大的乐趣，特别是老母亲，简直爱如珍宝，不知为这花操了多少心。住在楼下的王大爷，平日和我家无甚来往，但听说我们家添

了盆昙花，径自登三楼前来探视。因为他见过世面，也懂得一点花道，老母亲很乐意他来作指导。他说，从前他曾在大户人家见过昙花，但据记忆，那时的花小，也不娇艳，到解放以后，他又去公园看过，一样的花，却忽然开得又大又美。因此，他得出结论：时势造花，旧社会黑暗，花也看着不鲜亮。

王大爷还给大家讲了个动人的故事。说这昙花本是天上王母娘娘跟前的一个最美的侍女，因为思凡，有一天偷越南天门，投奔下界，王母娘娘一怒之下，想出了个狠毒的点子，一天一次把她变为昙花，趁黑夜送到人间，只让她一现，就立即带回关进魔窟，天天折磨那仙女，使她更加柔肠寸断，痛苦万分。王大爷还特别说明，天上的一天，就是人间的一年。

“你们看，咱们的妇女解放了，可天上的仙女还没得到解放呢！”王大爷的话，逗得人哈哈大笑。从此，我们大家便管昙花叫“仙女花”。

夏去秋来。没有想到只几个月的工夫，那花就出落得茎叶茂盛，生机勃勃。头一年就坐了两个骨朵。正巧在国庆节的前夕，双喜临门，

两朵花同时开放，轰动了整个小楼，老老少少，拖儿带女，络绎不绝地拥到我们家，喜气洋洋，实在热闹。

这之后，一年一度，“仙女”必然光临家门，每次必有一个小小的盛会。文艺界的朋友，也三三两两，来以花会友，借花谈文。

一九六五年秋，是这盆花的最盛时期，竟一连十朵大放异彩。摄影界的一位同志也前来观赏，为它摄了影，并且还发表在画报上。当老母亲手捧画报，看着自己亲手培植的那迷人的花朵，惊奇地问：“这东西怎么还上画报？”王大爷回答：“就是因为它美。世上哪个人不爱美？”

光阴飞逝，又是一年。一九六六年秋天，生活的色调开始变了，人们的心情也开始变了。凄风苦雨、惊雷恶电不断袭来，阳台上一片死寂。活泼可爱的茉莉，早已藏起它的香囊，娇艳多情的海棠，倚着墙犄角悄悄地死去，连那高大强壮油光发亮的橡皮树，也垂头丧气，危在旦夕。只有那盆昙花，还保留着最后一息，但老母亲不忍看着它死去，隔几天还给她送去一口水。

一切都变得冷落、凄凉，家中再也听不到朋友们的脚步声。只有王大爷，依然还是老样子，照常来我家，安慰着我的老母亲，说：“天也有阴有晴，月也有缺有圆，不会老这样子，你的孩子们没有做坏事，有党在，就有他们在，你就放下心来。”

老母亲摇摇头，绝望地流着眼泪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们被赶出小楼。搬家那天，幸亏王大爷，他汗流浹背地帮助捆绑东西。当老母亲最后和她的房间告别时，还特地到阳台上去和她那心爱的花儿依依告别。她对昙花说：“可怜的，我顾不得你了！”王大爷跟了过去，看了看昙花，果断地说：“我这就把它搬下去，替你们照看它。”老母亲立即扯着王大爷的手，声泪俱下，哽咽地说：“你这好人，可不能连累着你，人家说养花也有罪！”

王大爷正气凛然，“哼”了一声。最后，我们上了车，王大爷还跟在车后，一边摇着手，一边大声喊：“你们都要保重，咱们还会再见面！”

“物换星移几度秋”！八年离别又故地相聚。

历史和人生，也象演着的一出悲欢离合的戏。“四人帮”倒台了，我们得以重新返回岗位，搬家回来。庆幸的是，我的老母亲还健在，她也和我们一起欢欢喜喜回来了。这次新家安在西城，也是一座小楼的第三层上，生活迅速地恢复了正常。只是我的老母亲有桩心事，她在念着王大爷。一个春日星期天的上午，我到了东城的老地方，一打听，那小楼的住户早已换了新人，谁也不知王大爷的下落。幸好有一人略知底细，说楼下那间小屋，仍归王大爷，他因为年纪大了，又独自一人，被姑娘和姑爷接了去一起生活。但是姑爷住在何处，那人却摇头不知。我只好写了个字条，塞进小屋的门缝里。看着这熟悉的旧屋，真有不胜今昔之感。

过了没有多少日子，一天清晨，忽听楼下呼唤，说有人找我。先推开窗子朝下一看，并不见熟人，只见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，站在一辆木板车旁。我匆忙下楼，未及细看，那老人就健步上前，一把拉住了我。“啊，王大爷！”我惊呼起来。“你母亲呢？”他问。我朝楼上一指，老人不待多说，就登登登登径自上了三楼。一推门，两老久别重逢，自是悲喜交集，一言

难尽。王大爷第一句就是：“我说过，咱们还会再见面，你看如何？”老母亲赶快点头，说：“我打早就相信，你的话没有虚的。”

老母亲正要递过烟茶，王大爷一摆手：“还有件大事，先得有个交代，我把你的爱物——那盆‘仙女’带来了。对不起你的是，我没有把它照管好，家里地方小，不见阳光，我又住在姑娘家，只能间三隔四回家瞧瞧，给它喝口清凉水。它也算是有志气，活过来了。”

原来王大爷用板车亲自把花推了来。果然，那“仙女”变得老了，比以前瘦弱了许多。我的老母亲满眼噙泪，拉着王大爷的手，老重复着一句：“要是没有你呀！……”

秋天的大门早已打开，仲秋节也快到了。一日，我还没起床，老母亲就梳洗得干干净净，悄悄对着我的耳朵说：“今天‘仙女’要下凡了！”是吗？我赶紧起来梳洗，心里想着如何通知几位朋友前来观赏。这时，只见老母亲忙碌着做各种准备，扫地，拖地板……

当晚，我下班回来，家中已高朋满座，笑声朗朗。文艺界的朋友来了，王大爷自然比别

人光临得更早，他满面红光，兴奋地向大家谈着什么。

在老母亲的指挥下，我那大些的房间换上了一个大灯泡，在明亮的灯光下，只见房间中央安置了一张小圆桌，高高放着“仙女花”。在鲜亮挺拔的绿叶陪衬下，那大个的含苞待放的骨朵，有如一支巨大的神笔，雄姿勃勃，皎洁饱满，光彩夺目；它那紫红色的外装，仿佛羞羞答答，不肯立刻绽开，只悄然露出丝丝洁白的内衣。来宾们，都在焦急地等待着那辉煌的时刻，却只觉时光故意放慢脚步，“美人”姗姗来迟。

夜，约十点，在谈笑声中，那“仙女”终于现出真面目。只见那层次分明的花瓣儿，缓缓张开，如精雕细刻，玲珑剔透，组成了硕大的花朵，娇丽、典雅，雍容华贵；颤巍巍，飘飘然，芳香扑鼻，恍若真的白衣仙女下凡。那绝世美姿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忽然，有客人叹息了一声，说：“这么好看的花儿，竟只能这么一现！而我们文坛，若开出这样鲜丽的花来，必将成为永恒，这自然现象怎不令人惋惜！”

这时，座中一位青年诗人，说他借来名家诗句，献给这“仙女花”和它的主人。接着高声朗诵冰心同志青年时代写的《繁星》中的几句：

成功的花，

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！

然而当初她的芽儿，

浸透了奋斗者的泪泉，

洒遍了牺牲者的血雨。

夜已深，赏花人面对良辰美景，且恋恋，且依依，缓缓移动着脚步。我趁此用陆游的两句诗激励几位搞创作的同志：“良辰乐事真当勉，莫遣匆匆一片飞。”他们中的一位同志也用李白的名句答曰：“不有佳作，何申雅怀”！看来都有信心开出最美的永恒的花朵。

分别时，一位同志仿孟浩然的两句诗，作为告别辞：“来年仲秋节，还来就昙花。”

啊，来年一切会更加美好。只希望那时能酿造出昙花美酒，我将请大家共醉佳节。

（选自《人民文学》1980年1月号）

花蜜与蜂刺(外一章)

秦 牧

蜜蜂，这美妙神奇的小昆虫给人赞美得够多了。

当我们看到繁花似锦的时候，会想到它。尝到黄澄澄、香喷喷的蜜糖的时候，会想到它。有时，就是看到出色的劳动者博采众人之长，进行卓越的创造的时候，也禁不住想到它。

为了采一公斤的蜜，蜜蜂在一百万朵的鲜花上面，辛勤地飞行、酿造。而酿成的高度浓缩的蜜糖呢，不论荞麦蜜、椴花蜜、槐花蜜、橙花蜜、枣花蜜、荔枝蜜、龙眼蜜以至其他什